



大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八十二次全体会议

2004年4月7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亨特先生 (圣卢西亚)

上午10时20分开会

向安全理事会主席致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今天，在我们纪念卢旺达境内灭绝种族罪国际反思日之际，我谨表示赞赏安全理事会主席出席我们的会议。

议程项目 39(续)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实施方面和国际支持方面的进展

(b)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纪念卢旺达境内灭绝种族罪国际反思日的纪念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成员们还记得，大会于2003年12月23日在其第七十八次全体会议上结束了对议程项目39分项目(b)的审议。

为了让大会能够举行今天的纪念会议，有必要重新开放对该分项目的审议。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重新开放对议程项目39分项目(b)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大会主席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果我们能够让时间倒流，我们无疑应该回到1994年的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和

时间。当时，卢旺达的民族分歧和其他分歧爆发为悲剧、暴力和种族灭绝屠杀，震动了整个区域和全世界。由于我们现在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将不再有模糊的界限或难以分辨的是非来影响我们对引发这场种族灭绝屠杀的复杂问题的理解。重要的是，我们将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更有准备地采取预防性行动和其他行动。

然而，虽然我们可能会回顾过去，但我们必须向前走。我们今后的方向已经由非洲大陆的受卢旺达的灾难性事件影响最大的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为我们确定了。大会同意非洲联盟执行理事会的以下决定：为纪念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应该宣布一个国际反省日，为反对全世界的种族灭绝屠杀作出承诺。今天，即2004年4月7日，我们纪念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屠杀的国际反省日。

我们在这个国际反省日的义务是很具体的。它首先应该是怀念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的受害者。那些受害者正是《联合国宪章》所谈到的人民，而这些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宽容和社会正义的享有权也在《宪章》之下得到承认。尽管如此，多达80万人，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死于那些他们本应该与其共同建设国家的人之手。

民族利益没有服从国家的利益，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对卢旺达总统，以及与此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同时对布隆迪总统的蓄意杀害不但没有引起一个国家的悼念，相反却导致在联合国和全世界注目下发生的 100 天的恐怖和暴力。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人会成为刺杀的目标，参与暴行者比比皆是，而新闻媒介竟会起到刺激这场冲突的作用。

因此，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纪念那些丧失生命的人。我们对他们的家属和朋友表达真诚的慰问。我们与卢旺达政府和人民共同希望愈合和重建一个民主的、其基本目标是为所有人谋求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国家。

在卢旺达发生的事由国际社会确认为属于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范围内的种族灭绝罪。因此，这个国际反省日提醒我们，我们在卢旺达，以及在犯下种族灭绝和其他暴力行动和暴行的任何地方必须根据该《公约》行动。

在卢旺达犯下暴力行动的很多人——政府官员、军人和平民——不是混在人群中的身份不明者。可以查明这些人的身份并将其绳之以法。可以使他们明白，谋求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变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是不明智的，因为谋求这样做会造成无穷的悲剧。

安全理事会早在 1994 年 11 月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阿鲁沙设立了卢旺达刑事法庭，从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在卢旺达、以及在邻国犯下的种族灭绝行动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不能逃脱惩罚。这个刑事法庭的任务是巨大的，但这个法庭所取得的成就至关重要，以使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屠杀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以及全世界的将会犯类似行为的人能够确信，正义能够并且将要得到伸张。

联合国、更具体地说是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而拥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力。无论挑战多么巨大，它都要行使这个权力。在暴力有可能吞没一个国家或区域时，我们决不能保持沉默，或在我们的反应行动中采取选择性的或缺乏一贯性的做法。

国际社会没有及时采取行动以阻止卢旺达的暴力。我们知道，即便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已经在当地的情况下，仍然在发生着可怕的行动；一些维和人员还在暴力中丧失生命。

在对卢旺达发生的事件进行了十年的思考之后，我知道，我们会一致同意，我们当时的行动应有很大不同。这强调了我们都面临的以下挑战：我们要谋求确保，我们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得到我们在《联合国宪章》和在国际法中所一致同意的重视，无论具体情况如何。

尽管如此，我认为，卢旺达的悲剧为卢旺达、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打开了一个机会之门。我认为，它向卢旺达政府和人民强调了通过除武装冲突和暴力之外的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的价值以及在他们的国家事务中把对话、人权、人的尊严和民族团结置于核心地位的重要性。对联合国来说，它激发了对与本组织在会员国国内危机和冲突问题上的作用有关的多种问题的讨论和辩论。重要的是，它使本组织有机会开始面对那些能够导致象在卢旺达发生的悲剧那样的其他悲剧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考虑实施卡尔森报告的建议，作为我们对种族灭绝问题的反省的一部分。我认为，在确定我们在卢旺达的缺点，考虑我们自从那时以来所做的事情以及考虑为在今后防止种族灭绝屠杀而尚需做的事时，我们必须有所进展。那些在悲剧中向联合国呼救的急切的人群必须能够得到保证：联合国将坚持人权、自由和正义，以及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将作出适当的反应。

我对走上永久和持久和平的道路的乌干达政府和人民表示我最真诚的祝愿。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主席京特·普洛伊格先生发言。

普洛伊格先生(安全理事会主席)(以英语发言)：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事件发生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此开

会以便对卢旺达人民遭受的难以置信的苦难和我们所负的防止这种暴行再次发生的集体责任进行思考。

在我们回顾所发生的事件并展望一个较为光明的未来时，我们必须首先进行自我反省——因为世界各国人民把维护他们的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促进在更大的自由中实现社会进步和较高的生活水平的希望放在我们身上。

两周之前，科菲·安南秘书长带着深刻的遗憾说，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屠杀本来是绝对不应发生的，国际社会在卢旺达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痛苦而诚实的承认，对这个承认安全理事会没有任何异议。

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屠杀震动了整个联合国组织，并促使它采取行动；它促成了在维和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创新做法，它界定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任务范围；它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自从 1994 年以来，安理会以各种方式作出了反应。让我突出指出四个方面。

第一，安理会增加了对预防冲突问题的注意。在其 2001 年 8 月 30 日的第 1366(2001)号决议中，安理会在承认从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之前的预防性努力的失败中汲取的教训的同时，表示它愿意迅速地考虑早期预报或预防的个案，并请秘书长把这种资料和分析转给安理会。

第二，安理会已采取行动处理冲突根源问题，并认识到，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努力旨在为一个更好的和更繁荣的未来创造一个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可持续的框架。考虑到这一点，安理会开始在冲突后局势中促进安全、司法公正和法制；复原，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开展国际援助，以导致受战争破坏的国家的重建和发展。

第三，安全理事会日益认识到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导致大规模暴行和种族灭绝屠杀。安理会特别认识到，克服对战争罪行、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行为

的有罪不罚现象是阻吓人们在今后犯这种罪行和恢复受害者的遭到破坏的信心的必要手段。作为对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的反应，安理会创立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第四，今天，我们看到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在世界很多地区再次恢复。在卜拉希米的报告和它从卢旺达事件的失败中所吸取的教训的激励下，安理会建立了一些多职能维持和平任务。这些任务有更好的准备并在必要时更强有力。安理会还找到了一些办法，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更迅速和更有效地作出反应，并与区域维持和平安排建立更灵活的合作。最近，海地、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以及伊图里的局势都因这种做法而受益。

然而，尽管安理会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它不能就此止步。知识、理解和政治意愿都需要经常的更新和再确认。这特别适用于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其规定的职权而授权采取预防性强制措施的情况。当其他方法和手段已证明是不充分的，而安理会需要在这方面履行其责任时，这种措施可能就是必要的。

因此，安全理事会衷心欢迎以下事实：秘书长已决定任命一名防止种族灭绝屠杀特别顾问。安理会确信，这名特别顾问可以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作出重要贡献。因此，我荣幸地代表整个安理会表示我们有决心并准备根据《宪章》与特别顾问合作，以处理任何如不加以防止或阻止就可能导致种族灭绝屠杀的局势。

在我们回顾 10 年之前在卢旺达发生的事件时，我们也向前看。确实，联合国正处在它的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在从过去吸取经验的同时，它也正在做好准备应付今后的挑战。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屠杀提出了影响全人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安理会的权威和责任、联合国维和工作的有效性、国际司法的管辖范围、暴力的根源以及国际社会保护受种族灭绝屠杀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威胁的人的责任。

在卢旺达以及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观察我们的人应该认识到，联合国正在认真地应付这个挑战。今天，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秘书处和各区域集团的高级代表走到一起重申他们的共同决心。你们应将此视为一个希望的迹象。而我们也要认识到，你们的希望使我们有义务不让你们再次失望。

卢旺达共和国总统的信息

主席(以英语发言)：这次会议的工作安排中的下一个项目是卢旺达共和国总统保罗·卡加梅先生阁下通过录像发来的信息。

卡加梅总统(以英语发言)：我想代表卢旺达人民和政府感谢大会去年12月通过决议，规定2004年4月7日为纪念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的国际反省日。

我们感谢大会和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与卢旺达人民一道纪念我国历史上的这个最悲惨和最痛苦的一章。

今天，在我们纪念在那次种族灭绝屠杀中被杀死的我们的100多万兄弟姐妹时，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否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以确保在世界任何地区都不再发生种族灭绝屠杀。

在卢旺达，我们已采取一种双重做法以清除种族灭绝的思想。

一种做法包括采取宪法措施，规定对那些在我们的社区中宣传仇恨、不宽容和分裂的有害思想的人采取惩治行动。

另一种做法包括执行一种积极的方案，旨在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并鼓励公开和坦率地讨论过去的代价沉重的错误，以确保不重复这些错误。

国际社会应考虑是否已经有一个适当的早期警报机制，以确保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再发生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的那种事件。不应允许国际社会对一种

类似局势的反应象1994年在卢旺达作出的反应那样不充分。

在过去十年中，卢旺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重要进展。我们在去年八月和九月成功举行了总统和议会选举。地方政府也通过一个从中央政府向地方当局下放权力的过程而民主化和拥有实际权力。我们正在促进良好的和有问责制的管理，并已接受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同侪审查机制的审查。

从经济上来说，我们已开始了通过鼓励革新、竞争和提高政府业绩来改变我们的经济的过程。我们的经济已经在以每年6%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我们在克服使人无法发挥能力的贫困和不发达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为我们提供援助，以支持我们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决心克服过去的困难。我们相信，已经建立了实现一个稳定的卢旺达的基础。

我们现在正在朝前迈进，并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的为所有卢旺达人实现社会-经济繁荣和人类尊严的理想将会实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副秘书长发言。

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十年前，国际社会没有充分地帮助卢旺达。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安全理事会，或是联合国秘书处，或是各国政府，或国际新闻媒介——都没有对日益明显的灾难迹象给予充分的注意。种族灭绝屠杀一旦开始，我们所有人没有采取充分的行动以阻止它，甚至在全世界已经看到电视上播放的大屠杀情景时也没有采取充分的行动。

我们的悲哀是真实的和深刻的。但是，至少对那些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遭受最残暴的死亡的那80万人——男人、妇女和儿童——来说，悲伤是没有用的。悲伤对后代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除非能将这种悲伤化为更实际的东西：由整个国际社会采取的实际的协调行动，以确保再也不允许这种恐怖的暴行发生。

秘书长感到遗憾的是，他今天不能出席我们的会议。但是，在我看来，他在今天选择人权委员会作为发表他的声明的机构是非常适宜的。毕竟，种族灭绝屠杀是对人权的最严重侵犯，它通常作为很多较小的侵犯行为的高潮而发生。因此，我们的人权机构在对种族灭绝屠杀即将发生发出警报方面可以起重大作用。为防止种族灭绝屠杀而采取的行动必须以作出坚决的努力以维护普遍的人权和人类尊严为基础。

秘书长在他的声明中宣布了一项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在防止种族灭绝屠杀的专题下使联合国系统的多种活动协调进行。这些活动首先包括防止武装冲突，特别是国内冲突。武装冲突决不能充分地解释种族灭绝屠杀的发生，更不能成为其理由，但这种冲突确实似乎为种族灭绝屠杀提供一个必要的条件和借口。防止战争确实是联合国的首要宗旨，并应是我们的发展工作，以及我们的政治和外交活动的一个有意识的目标。

第二，我们必须保护平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因为他们为种族灭绝屠杀的最经常的目标。这不仅是我们的人道主义和法律专家的任务，而且日益成为我们的维和人员的任务——现在很多维和人员已不再只限于为自卫而使用武力，而往往也得到授权保护受到暴力的直接威胁的地方平民。必须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资源以履行那些任务。

第三，我们必须努力结束有罪不罚的现象，为此目的而在国家和国际级帮助建立和保持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在过去十年中，在国际刑事法方面出现了相当可观的进展：联合国的卢旺达问题和前南斯拉夫问题法庭作出了开创性的判决，此外还成立了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但是，我们的维和人员和发展工作人员为帮助个别国家加强其警察和司法机构而进行的工作同样重要。所有这些努力都需要加以扩大和加强。

第四，我们必须监测具有警告性的迹象，这种迹象能够告诉我们种族灭绝屠杀或其他类似的灾难即将发生。联合国人权系统，以及我们的人道主义基金

和方案已经在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下大量地参与这个领域中的工作。但是，在我们分析和管理系统所搜集的资料的能力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空白，而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资料来理解复杂的局势并建议适当的行动。

这些空白中至少有一些可以通过秘书长所宣布的新职务来弥补：防止种族灭绝屠杀特别顾问的职务。这名顾问的任务不仅将涉及种族灭绝屠杀，而且将涉及大屠杀和其他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例如民族清洗。他或她将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密切协作，搜集关于潜在的或现有的种族灭绝局势或威胁及其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系的资料。

与我们所熟悉的特别报告员不同的是，该特别顾问不仅将向人权委员会提出报告，而且还将起到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包括大会的早期警报机制的作用。他或她将通过秘书长向那些机构提出报告，并将就采取何种行动以防止种族灭绝屠杀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

确实，我欢迎安全理事会主席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安理会是否采取行动。无论我们的早期警报系统多么好，除非会员国能够在得到警报时拿出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否则这种系统就毫无用处。

例如，现在我们有充分的警报表明，在苏丹的大达尔富尔地区正在发生某种可怕的事件。象秘书长今天早些时说的那样，极其重要的是，国际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人权专家必须有能够不再拖延地进入该区域和接触受害者的充分自由。他补充说，如果得不到这种自由，国际社会必须准备采取迅速和适当的行动。

我们无法改变过去，或消除当时在卢旺达犯下的罪行。我们不能弥补当时没有采取行动的过错，但是，世界可以对防止种族灭绝屠杀采取认真的态度。秘书长今天说，他最希望留给他的继承人的遗产是一个能够更好地防止种族灭绝屠杀以及在预防未能起作用时采取果断行动的联合国。我认为，我们都有义务帮

助他实现这个目标。我希望，你们将对他提供支持。这将是纪念那些我们今天所追忆的受害者并拯救那些可能在今后成为受害者的人的最好方式。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面，我们将听取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的幸存者雅克利娜·穆雷卡泰泰的证言。

穆雷卡泰泰女士(以英语发言)：早晨好。我想首先说，今天来到这里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和荣誉。

当我今天上午醒来时，我不能不想到，如果当初在 1994 年作出不同的决定，如果在种族灭绝屠杀之前和期间发出的警告得到了重视，如果当时采取了行动以防止现在被称为可预防的种族灭绝屠杀的那次事件，那么，100 多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今天就仍然在这里，其中包括我的父母、我的六个兄弟姐妹、我的叔伯、阿姨、表兄表妹以及很多其他亲属。但是，我们知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

仅仅在十年之前的今天，我的一家和我听着收音机中的广播，我的一家在广播中被称为蟑螂。广播员说，图西人都是蟑螂，我们是毒蛇。广播员说，图西人的存在是我们的不幸，当时的最后解决办法是杀死所有图西人以及任何同情他们的人。在 1994 年 4 月的那一天之前，我与我的家人过着舒适的生活。我的父母是农民，我有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我们都有长大后上大学和有所作为的目标和梦想。当然，1994 年 4 月改变了所有这一切。

在种族灭绝屠杀到达我们的村庄时，我正在另一个省，在我祖母的村庄里。在我祖母的村庄里的胡图邻居开始杀人时，我最初逃到附近的县办公处，我们在那里寻求保护。但是，仅在几天之后，我们的胡图邻居就开始来到这里，他们每天晚上都来杀妇女、男人和儿童。我的祖母和我幸运地及时逃走了，我很快就藏在一个胡图男人的家里，他同意把我祖母和我藏起来。没有几天，他的邻居就发现他正在窝藏蟑螂，就像图西人在种族灭绝屠杀期间被人称呼的那样。

我记得一天早晨坐在那里颤抖不已，因为有一群武装着带血的砍刀和棍棒的人站在我的祖母和我面前。我当时知道，我可能这次就完了。但是，我却得以逃脱，我的祖母其后把我寄养在一个孤儿院中。在那里，我每天都不得不看到被砍刀砍伤后流血的儿童到那里，因为那些儿童的胳膊和腿已经被砍刀砍掉。每天晚上，我听到只有两三岁的幼儿高声哭叫，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到哪儿去了，并问“我妈妈和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领我？”。我很清楚，他们的父母都被杀死了。

孤儿院变得越来越拥挤，疾病开始传播，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埋葬儿童。当然，我们每天都看到一些情景，例如看到图西男人和妇女试图翻过孤儿院的围栏，以寻求避难，但却被抓住。我们看到武装的胡图男人和男孩把他们抓住，并将他们杀死。当然，每天我们都生活在时刻的恐怖中，而不知道在我们醒来时，我们是否还能看到第二天。确实，携带着砍刀和棍棒的男人和男孩多次来到孤儿院中，威胁意大利教士们，告诉那些教士他们将杀死孤儿院中的每一个图西儿童。他们很多次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有一次是聚集在饭堂中——并告诉我们，他们将把整个孤儿院炸毁。

在种族灭绝屠杀结束时，我的一个幸免于难的表哥告诉我，在种族灭绝屠杀期间，一天，我的胡图邻居们——我曾经与他们的孩子们一块儿玩耍和上学，而且我的母亲从来都非常大方地在他们的孩子来我家时给他们吃饭和给他们喝牛奶——把我的父母、我的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我的叔伯、堂兄妹、阿姨和村庄里的所有图西人带到附近的河边，并开始用砍刀、棍棒和其他类似的工具残暴地杀死他们。每天都有人告诉我，我的叔伯们被在屋子里活活烧死；我的阿姨们被强奸和砍掉肢体，然后再被杀死；婴儿和幼儿被活活扔到粪池里；以及在教堂中发生的由教士和修女用砍刀进行的大屠杀。

在很长一个时期中，所有这一切确实感到象一场噩梦，我将从这场噩梦中醒过来，一切将会恢复原样：

我将有我的父母、兄弟和姐妹以及朋友。但实际上，我确实醒过来，并认识到，这并不是是一场噩梦，这一切都实际发生过。

在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时，我想让我们回忆在1994年丧失生命的所有无辜男人、女人和儿童，并回忆他们是多么悲惨地死去。但是，今天我还想让我们回忆并记住在今天的幸存者中普遍存在的苦难，因为这些幸存者包括由于在种族灭绝屠杀期间被强奸而现在正在因艾滋病而濒临死亡的人、包括那些无人照管、流浪街头的孤儿们、以及那些眼看着她们的孩子被杀死的妇女幸存者，其中有的妇女不得不看着她们的婴儿被从她们的背上夺去后被杀死。我想让我们把这些人的一切苦难记在心里，并努力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随时帮助她们。

最后，在我们离开这里时，我希望我们再次回忆这个极其痛苦的事实：如果国际社会当初听取了那次种族灭绝屠杀之前和期间发出的无数警告，并及时采取行动以防止对那些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屠杀，那些人今天就仍然活着。

在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决心并誓言尽自己的一切力量确保象1994年在卢旺达那样的事件不再重演，不管是在卢旺达，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不认为，一个没有种族灭绝的世界会仅仅是我们的梦想。这并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当然条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之而努力。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愿意为之而努力的现实，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非常感谢各位的充分注意，我希望让各位知道，在卢旺达的卢旺达人、世界其他地方的卢旺达人，特别是象我这样的幸存者都极为赞赏各位出席今天的会议。

卢旺达纪念歌曲

主席(以英语发言)：纪念活动的下一个节目是塞西尔·卡伊雷瓦女士演唱卢旺达的纪念歌曲。

卡伊雷瓦女士(以法语发言)：我要演唱的前两首歌曲中的第一首叙述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他看到其他人已经死去，而且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第二首歌颂对卢旺达的热爱。

卡伊雷瓦女士为大会演唱这两首歌曲。

卡伊雷瓦女士(以法语发言)：我的第三首歌叙述一个小孩失去知觉后醒过来。在他的身旁，父亲、母亲、姐姐和弟弟都已死去。四周无一人，他哭着喊道：“爸爸！妈妈！”但是没有人回应。起初，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明白了，他知道了。他自言自语道：“剩下我一人，小小年纪就无依无靠，爸爸妈妈都死了。”

卡伊雷瓦女士为大会演唱。

哈莱姆男童唱诗班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面由哈莱姆男童唱诗班演唱。我现在请他们进入大会堂。

哈莱姆男童唱诗班为大会演唱两首歌曲。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已登记发言的人发言之前，我要高兴地欢迎挪威外交部长出席我们的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主席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主席发言。

彭乔先生(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但也极为悲哀地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主席的身份发言，与你们一道纪念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发生十周年。主席先生，我还要感谢你召集这次会议，邀请我们一道纪念当年所发生的悲剧事件，思考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来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那场灭绝种族事件的规模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伤痕，促使我们反思国际社会为何没能防止这一事件。我希望，国际社会再也不会允许十年前在卢旺达发生的事件重演。

联合国必须通过其政府间机制的合作调动起来，采取行动，制止发生此类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他机构都负有共同的责任来防止此种人类悲剧。我们需要利用联合国系统的资源，对这些冲突进行更详尽的分析，以便更有效地开展我们的预防性工作。

关于卢旺达局势，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介入是在 1994 年人权委员会于暴力和悲剧事件发生几星期后通过的一项决议得到核可时开始的。委员会当时强烈谴责卢旺达境内发生的各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以及所有侵犯人权行为，并呼吁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此类行为。它还决定在委员会内部设置一名负责卢旺达境内人权情况的特别代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该特别代表的任期延长到 2001 年。尽管这项工作很重要，但我们都将意识到，国际社会本应在灭绝种族行为发生之前就采取行动，那样就会使情况大为不同。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拯救人类免遭战争蹂躏。继续促进人权，同时发挥国际社会的强有力的、真正的倡导作用，是任何这种努力的中心。近几年来，经社理事会在发展应对冲突造成的各国问题的能力方面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从而避免情况恶化。

尽管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同安全理事会已经开始在这些努力中协作，仍有许多工作能够并且有待去做。大会、安全理事会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必须共同努力，以发展联合国在此类局势中作出反应和协助各国的能力。

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关于设立威胁、挑战以及变化高级小组的要求将导致采取改革措施，使本组织能够更好地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我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随时准备为在这项重要任务中加强联合国作出我们的应有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莫桑比克的菲利普·希杜莫先生，他将代表非洲联盟发言。

希杜莫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我谨以非洲联盟主席代表的身份同国际社会一道出席关于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本次纪念会议。确实，就在十年前的今天，卢旺达目睹了人类能够相互施加的最残酷的暴行。世界无能为力地看着成千上万平民惨遭谋杀。

卢旺达所遭遇的悲剧提醒我们，种族灭绝可能再次发生。1994 年悲惨事件使卢旺达变成一片废墟，卢旺达社会正在努力对付这些事件所造成的邪恶影响。卢旺达人所遭受的暴力、暴行和巨大的损失使国际社会感到迷惑：这种罪恶行径怎么可能不受阻拦地发生？更加重要的是，如何防止这种罪恶行径在世界上重演？

这一悲剧十周年严肃地提醒人们，我们决不能再次不协助卢旺达人民努力愈合他们的伤痕。我们现在必须同他们一起前进，陪伴他们重建一个接受所有卢旺达人并且为他们所有人提供正义，和平及和解的社会。

反省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国际日纪念活动清楚地显示了我们的集体决心：永远不再看到此类骇人听闻的危害人类罪重演。这一纪念活动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承认过去的失败，并且采取行动防止这种失败再次发生。

卢旺达种族灭绝确定了预防性行动的重要性，这种行动是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非洲联盟(非盟)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机制的主要焦点。正是在这一框架内，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在 1997 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统组织机制中央机关第七次常会期间向非洲领导人的集体良知发出挑战，要求设立一个国际小组，以除其他事项外调查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

由博茨瓦纳前总统凯图米莱·马西雷爵士担任主席的该小组在于 2000 年 7 月 7 日在联合国分发的题为“卢旺达：可预防的种族灭绝”的报告中提出其调查结果和建议。这一重要的报告是一份前瞻性文件，提出了防止种族灭绝再次发生的可选择办法，并且是非洲大陆对预防种族灭绝的国际努力的积极贡献。

我们今天开会，以反省过去，并且集体地哀悼卢旺达人民、非洲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在整个历史中遭受的痛苦。我们非洲人同卢旺达人携手努力，在建立必要的结构和机制以确保在过去发生的恐怖事件不再重演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长足进展。

非洲领导人明确地强调预防，在《非洲联盟组织法》中作出了一项大胆的决定，该组织法第四条(h)规定：

“非洲联盟有权根据大会就诸如战争罪、种族灭绝以及危害人类罪等严重情况作出的决定在一个成员国中进行干预。”

非洲联盟强调，应该在全球一级预防种族灭绝。为此目的，非洲联盟执行理事会在乍得恩贾梅纳举行的第二次常会上特别决定，2004年4月7日——卢旺达种族灭绝十周年——应该作为怀念卢旺达种族灭绝受害者日由人权委员会予以纪念，并且重申非洲在非洲大陆防止和消除种族灭绝的决心。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按照题为“反省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国际日”的大会第 58/234 号决议举行的今天的纪念会议具体落实了恩贾梅纳决定。

最后，我要赞扬勇敢的卢旺达儿女努力应付其最近历史最黑暗时期。我还要同他们一道祈祷，当他们进行国家愈合与和解进程并且建设一个没有排斥的社会时，这一痛苦记忆的最后残余将一劳永逸地消除。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保持警惕，以确保及时地以强有力和果断的方式处理另一次灭绝种族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于世界很多地区，包括非洲大陆。这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行动。在这方面，我们期待着秘书长任命一位预防灭绝种族特别顾问，这将是防止这种邪恶的一个步骤。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乌干达的弗朗西斯·布塔吉拉先生，他将代表非洲国家发言。

布塔吉拉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我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发言。今天即 2004 年 4 月 7 日，被大会

指定为对 1994 年卢旺达灭绝种族的国际反思日，这次灭绝种族发生在这一年的 4 月和 7 月之间。

卢旺达的灭绝种族不是自然发生的。在此之前是冷酷的、有计划的和明显的预谋，包括媒体宣传鼓动卢旺达社会中的一部分——主要是胡图人揭杆而起去消灭另一部分——主要是图西人和胡图人温和派。甚至在第一排枪发射之后以及在告诫后采取可怕的行动之后，国际社会只是在一旁观看。更乖谬的是，一些维持和平人员也被撤走。甚至当大屠杀愈演愈烈时，国际社会只是在一旁观看。无辜的卢旺达人民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刻被国际社会所抛弃。联合国、甚至负责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需要为此负责。

我们赞扬为数不多的一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勇气和努力，他们试图制止大屠杀，但却寡不敌众而且缺乏增援。我们还感谢那些以某种方式争取提供帮助的国家。

现在也许不是就出了什么差错而长篇大论的时候。相反，国际社会现在应当决心它再也不会 anywhere 再次出现类似情况时袖手旁观。此外，现在需要考虑为避免类似情况出现所应采取的措施。这种措施应包括促进对政治和经济人权的尊重以及善政。在非洲，由于存在着很多种族部落，建立一种照顾到所有人的施政制度，是件好事。我们还支持秘书长任命一位预防灭绝种族特别顾问，他的主要责任除其他外，包括设计一种有效的早期预警机制，以把任何刚出现的灭绝种族趋势的迹象扼杀在萌芽状态。国际社会应以自己的意愿加以支持，这种意愿就是采取行动和不躲在主权和所谓不干涉有关国家内政的外衣下。

最后，我要表示我们对卢旺达政府的赞赏和感谢，它在和解与促进构成卢旺达人口的比各种族部落之间和谐的道路取得了进展。国际社会应当支持他们的努力。我们怀念那些在这一可怕的屠杀中丧生者，并同情那些失去自己亲人者。

主席(以英语发言): 下一位发言者是黎梁明先生, 他将代表亚洲国家发言。

黎梁明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 我极为荣幸地作为亚洲国家集团主席在大会本次纪念 1994 年卢旺达的灭绝种族事件的会议上发言。

今天是 4 月 7 日, 大会把这一天规定为对 1994 年卢旺达灭绝种族反思国际日, 亚洲国家同所有国家、联合国以及全世界其他有关组织一道, 通过举办怀念受害者的特别纪念和各种活动, 向卢旺达人民和政府表示同情和声援。亚洲国家认为, 正如秘书长指出的那样, 对这一事件周年的纪念, 将使人类大家庭聚集在一起, 不仅对卢旺达 80 万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数百万男女儿童的痛苦和残酷死亡进行反思, 而且还决心不让灭绝种族在任何地方再次出现。

大会 1948 年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明确指出, 灭绝种族是国际法禁止的罪行, 国际社会保证防止和惩罚灭绝种族罪。一个极为不幸的现实是: 这种罪行继续在现代中出现。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评估, 即卢旺达的灭绝种族事件提出了影响到全体人类的问题, 包括有关安全理事会的权威、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实效、国际司法的能力、暴力的根源和国际社会保护人民不受灭绝种族威胁的责任的根本问题。亚洲国家认为, 为了确保这种灭绝种族罪行不再出现, 国际社会需要从十年前卢旺达的不幸现实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亚洲国家认为, 今天以及最近几天在全世界组织的纪念活动, 是开展这一进程的重要机会。与此同时, 我们对于并非所有在十年前犯有种族灭绝罪的人都被法办感到不安。因此我们希望, 将迅速逮捕这些人并由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内法院对其进行审判。

我们无法挽救过去。我们也不能忘记联合国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拯救后代免遭战祸和保护人类的尊严和价值。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现在可以采取的行动是帮助卢旺达人民和在现代历史中遭受最为残忍的种族

灭绝罪行迫害的其他民族恢复过来、实现和解和重新建立安全和平的国家和社会。亚洲各国欢迎并高度重视在联合国、其附属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框架内所作的种种努力, 以便为卢旺达人民和其他受害民族实现正义和帮助他们的恢复过程。

最后我愿代表亚洲国家集团祝卢旺达人民和政府在治愈创伤和重建自己社会与国家方面取得成功。愿 80 万卢旺达男人、妇女和儿童以及其他地区成为种族灭绝受害人的数百万人民安息。

主席(以英语发言): 下一位发言者是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洛克桑达·尼恩希奇夫人, 她将代表东欧国家集团发言。

尼恩希奇夫人(塞尔维亚和黑山)(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允许我代表东欧国家集团感谢你召开纪念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罪行的本次会议。东欧国家集团向种族灭绝的受害者致敬, 并向痛苦中的卢旺达人民深表同情。

这的确不仅仅是卢旺达人民的严肃场合, 而且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严肃场合。我们对受害者感到悲痛的同时, 也为我们没有能够对发生在卢旺达的滔天罪行作出适当的回应而感到自责。因此, 国际社会在牢记在这场罪恶的屠杀中丧失生命的 80 万无辜人民的同时, 还必须明确表示决心确保使人类感到愤怒的这种罪行在世界其他地区不会重演。

我们大家都必须反思所发生的一切并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必须重新努力, 建立预防文化, 特别是坚决努力建立和实施预防冲突的综合战略。在这方面, 本集团希望欢迎任命一位关于预防种族灭绝的特别顾问的计划。我们向他/她保证, 我们愿意在他/她今后的工作中给予我们必要的合作。

国际社会必须尽全力帮助卢旺达人民恢复、和解和建立一个稳定的未来。法办负罪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前提条件。正如 20 世纪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罪恶的种族灭绝罪行会发生在有罪不罚猖獗的时期。因此, 结束有罪不罚非常重要, 这样我们才能预防种

族灭绝再次发生。在这方面，我们愿强调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重要性，该法庭的建立和工作有助于表明，有罪不罚不是一种选择办法，种族灭绝将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容忍。

值此，我们还愿表示，我们支持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作的全面努力，协助卢旺达和其他非洲冲突后社会。随着非洲大陆走向和平、稳定和发展，正义、尊重人权、和解和消除贫困等问题特别重要，因为这些问题同该大陆上的冲突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相联系。因此，我们还支持在非洲对话范围内所开展的一切活动，以便促进非洲的正义和解。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格林纳达的拉穆埃尔·斯塔尼斯劳斯先生，他将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发言。

斯塔尼斯劳斯先生(格林纳达)(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同前面发言代表一道感谢主席召开纪念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的本次会议，在一个国家内外发生的种族灭绝屠杀令人毛骨悚然地展现了人对人的不人道做法，使得非洲整个大湖地区动荡不安。

这次庄严场合使国际社会有机会反思过去的滔天罪行、目前的挑战和所接受的教训，以便确保这种罪恶、野蛮和血腥的灾难不会再次降临人类。这里国际社会必须接受其罪过，即没有能够尽我们所能来制止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令人憎恶的邪恶。这场罪行玷污了历史篇章并依然使国家和国际的心灵感到不安——在 100 天内有 80 万人被杀，其中包括无辜的儿童和老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快到中午。我谨请各代表团，特别是格林纳达大使暂停片刻，这样我们可以起立为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中的受害人默哀一分钟。

大会成员默哀一分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继续召开纪念会。

斯塔尼斯劳斯先生(格林纳达)(以英语发言):这种激烈根深蒂固的仇恨是最恶劣的侵害人类罪形式，其邪恶动机是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个少数民族或一个种族或宗教团体本身。大会 1948 年 12 月 9 日第 260(三)号决议通过了这项定义。

把卢旺达暴行归类为由主权国家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国内纠纷产生的复杂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是一种极为有害的逻辑，早该把它视为严重违反人权行径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在这方面，我要引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 1998 年 5 月 7 日在基加利卢旺达议会发表的宽宏大量、感人至深和很有人性的讲话：

“世界必须对这种失败深感忏悔。卢旺达的悲剧就是世界的悲剧。关心卢旺达和亲眼目睹其苦难的我们所有人都热切希望我们可以避免这场灭绝种族。现在回顾过去，我们看到有些迹象当时未得到辨别。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当时所做的远远不够——不足以拯救卢旺达，不足以遵从使联合国得以存在的理想。我们都不否认，世界在卢旺达人民最需要帮助之时辜负了他们。”

在这方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欢迎秘书长提出的各项措施，其中包括可能成立预防灭绝种族委员会和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兼顾问，以便使此类罪行再也不会成为一种无名罪行。另外，庄严载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各项规定也可成为防止此类野蛮行径死灰复燃的保障。

同样，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威廉·克林顿也曾在基加利表示“最大歉意”，其原文如下：

“国际社会和非洲各国必须对这场悲剧承担责任……。我们在杀戮开始后行动得不够迅速。我们不应该允许难民营成为凶手的安全庇护所。我们没有马上把这些罪行恰如其分地称为：灭绝种族。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建立一个没有恐惧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两位伟大世界领导人所说的忏悔和宽宏大量的话加强了这样一个公认真理：当善良男女不敢或不愿讲话时，邪恶就会占上风。伟大意大利诗人但丁曾在中世纪写下的《神曲》中说，地狱为那些拒不挺身捍卫真理和权利者留下一席之地。

就卢旺达灭绝种族的恐怖行径而言，上述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应提醒我们不忘这样一条神圣法则，即当今世界决不能靠仇恨制止仇恨；仇恨只有通过爱才能得到制止。但可悲的是，如果历史给我们任何教诲的话，那就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最后，《圣经》歌林多前书第 13 章最好地表达了以爱化解仇恨的性质和力量：

“假使我用人和天使的语言来说话，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锣和响钹。假使我将一切资财分给穷人吃；假使我舍弃身体去给人烧，却没有爱，我也一无所获。爱是恒久忍耐，满有慈惠；爱是不妒忌，不欺诈，不作悖逆之事，不自吹自大，不轻易发怒，不求私利，不计算人的恶而全心宽容。”

因此，归纳这三大超自然天赋——信仰、希望和爱心，最伟大的莫过于征服一切的爱心。

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的话说，没有宽容就不可能有未来，而没有爱心就不可能有宽容。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意大利的阿尔多·曼托瓦尼先生，他要代表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发言。

曼托瓦尼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在此特别时刻，我谨代表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发言。我感谢本次卢旺达灭绝种族十周年纪念仪式的组织者给予区域集团机会，使我们得以在此惨痛时刻表达深切的悲痛。

首先，让我对雅克利娜·穆雷加特特女士向本大会堂发表的极为感人的证词表示赞扬。

十年前，一波汹涌的暴力浪潮在许多迹象未获重视后在卢旺达爆发了。仅在 100 天内就有 80 多万人被杀害；妇女、儿童和老人也未幸免。此时此刻我们怀念受害者，悼念死者并向幸存者的力量和勇气致敬。本次活动也使我们有机会思考国际社会为何未能防止这些滔天罪行，并对所犯错误和必须采取的措施进行思考，以便确保此类暴行不在卢旺达人民或任何其他人民身上重演。

谈到两个星期前召开的纪念会，秘书长曾明确指出，如果国际社会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最严重的大屠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没有政治意愿，也没有派遣部队。国际社会在卢旺达失败了，辜负了卢旺达，这必将使我们永远感到万分遗憾和绵绵痛苦。

十年后，国际社会必须齐声说“决不让它重演”。向我们今天庄严悼念的受害者致敬的最佳途径是预先发出警告，并捍卫世界使其今后免遭任何灭绝种族企图。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如果允许或宽容此类滔天罪行，我们基于尊重人命的共同文化和文明就无法生存下去。

我愿代表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赞扬卢旺达人民经过 1994 年可怕事件后努力重建其国家并取得进展。卢旺达为愈合伤口采取了勇敢的回应办法，同时致力于正义、宽容和民族和解。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防止主要凶手逍遥法外的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也应当受到赞扬。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向幸存者提供积极和具体的支持，协助卢旺达实现民族和解。

卢旺达悲剧导致为改善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采取重要步骤。该悲剧影响了我们联合国的许多想法，并激发了对人道主义干预、国际司法的范围、保护的责任、维持和平的有效性以及安全理事会的作用等根本问题进行的讨论。

卢旺达种族灭绝的经历促使国际社会对危机和经济局势作出更快的反应。但是，我们认识到需要作

更多的努力。预防新的这种罪行的发生将仍然是我们大家主要关心的任务。

我谨感谢秘书长最近旨在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在早期预警和预防种族灭绝领域中的工具的倡议，特别是他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的决定。正如秘书长1月份在有关预防种族灭绝的斯德哥尔摩国际论坛上提出建议时所强调，这样一个机制必须表明大规模和有系统侵犯人权同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常常遭到忽视，直到为时太晚。我们必须改进我们监督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情况的集体能力，以便查出可能导致种族灭绝的局势。

我也谨赞扬非洲集团把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预防种族灭绝问题上。我们打算同非洲——该大陆各国、分区域组织以及非洲联盟——密切合作，加强非洲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的能力。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预防种族灭绝的共同努力。

但是，我首先谨敦促国际社会吸取1994年的教训。我们必须承担对保护受到严重侵犯人权威胁的人民的共同责任。我们在卢旺达都失职了。我们国际社会的成员能够开始进行补救的唯一方法就是保证决心以迅速、有效和集体的方法采取行动，防止再次发生悲剧。

愿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安息。

哈莱姆男童唱诗班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再次欣赏哈莱姆男童唱诗班的表演。

哈莱姆男童唱诗班为大会演唱两首歌。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面请安全理事会主席作结

束性发言。

普洛伊格先生(安全理事会主席)(以英语发言)：今天的纪念活动令人印象深刻，令人动容，表达了遗憾和自责，表达了希望、新的承诺和对人类皆同气的共同信念。我谨感谢所有促使这次纪念活动成为这样有尊严和前瞻性活动的人。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一方面回顾十年前在卢旺达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必须向前看。我们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与此同时，在这个关键历史时刻，我们面临各种问题，我们必须给予这些问题新的、更好的答案。这些问题涉及到安理会的权威和责任、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效力、国际司法的范围、暴力根源和国际社会保护受到灭绝种族罪行和其他严重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行为威胁的人民的的责任。这些问题是关系到联合国特质的核心问题。解决问题需要承诺：对和平、国际法以及人类大家庭每个成员尊严的承诺。今天的纪念活动是无法抵挡的起点，将重新唤起这种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1994年卢旺达灭绝种族罪行国际反省日纪念会议即将结束。在宣布休会之前，我谨感谢常务副秘书长、安全理事会主席、各位代表和各位贵宾参加这次重要活动。我还必须感谢突尼斯前大使——他是非洲集团主席——和卢旺达大使，他们采取行动，促成了这次活动。

我还要感谢秘书处工作人员，因为举办这次会议绝非轻而易举之事。秘书处发挥了积极作用，协助开展这个项目，并且促使这个项目获得我希望它获得的成功。过去以及现在我都准备尽可能与安全理事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密切合作，以保证切实完成振兴大会进程。在这方面，我谨感谢他们作出努力。

下午12时30分散会